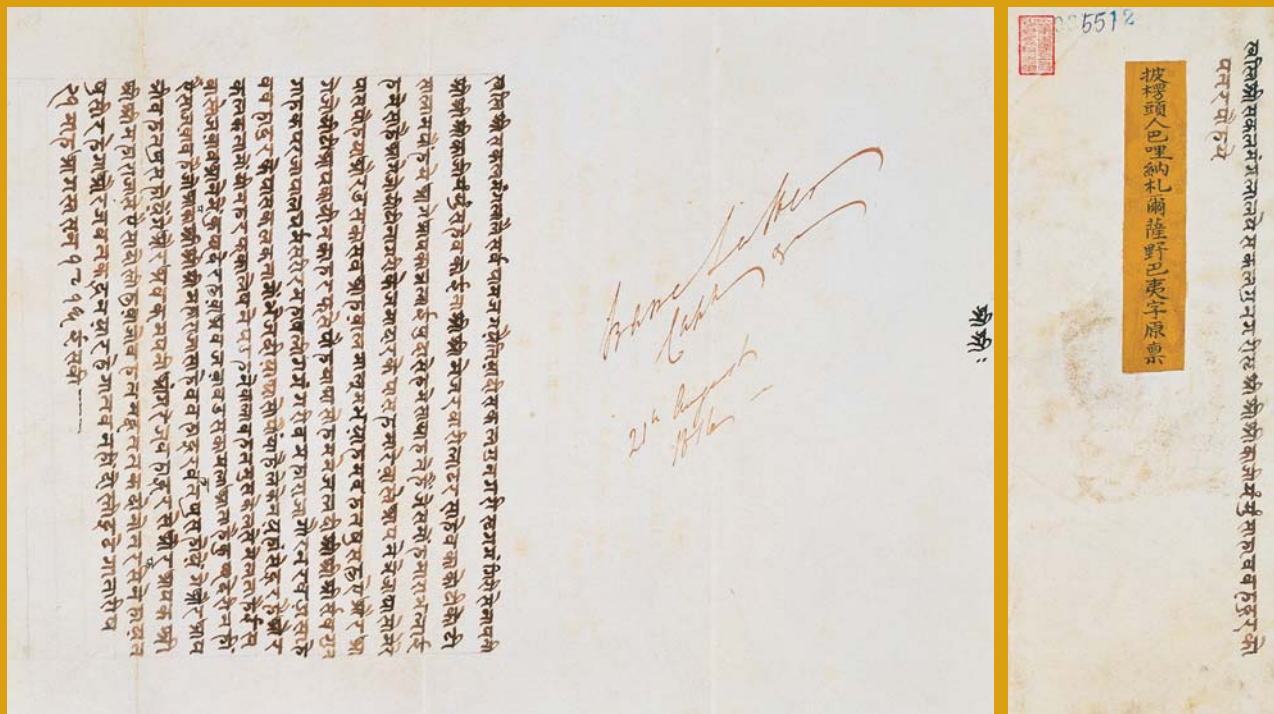


馭邊與息爭

嘉慶年間清廷處理廓印衝突始末

黎裕權

十八世紀中葉以來，英國不斷尋求與中國貿易的機會，乾隆五十八年（1793）與嘉慶廿一年（1816）接連派遣英使馬戛爾尼與亞美士德使華，即是明證。此外，同一時期英國在印度的北進，可說是英國人企圖打開中國鎖國政策的另一個嘗試，嘉慶年間所發生的廓印衝突則是整個行動的序章。然而，面對屬國遭到侵犯，身為宗主國的清廷，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



圖一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披楞頭人巴哩納札爾薩野巴原稟，以尼泊爾文寫成，稟文陳述披楞收到清廷檄文，並說明已與廓爾喀「和息交好，日後蒙天保佑，永遠和睦。」軍機處檔035510號（左）為信件，軍機處檔035512號（右）為封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右：嘉慶二十一年六月，披楞頭人巴哩納札爾薩野巴來稟云：「我們眾兵已與你們廓爾喀王子和息交好，日後蒙天保佑，永遠和睦。」此摺為漢譯文，軍機處檔035509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左：嘉慶二十一年七月，披楞部長格臥爾奈爾遮爾奈哩具稟，稟文陳述披楞與廓爾喀交戰之原因，並保證今後當與廓爾喀和好息戰，此摺為漢譯文。軍機處檔035514、035515號在同一天自噶哩噶達發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廓爾喀與披楞

廓爾喀族崛起於十六世紀，在十八世紀中葉征服尼泊爾境內各族，建立廓爾喀王朝後，不僅成為喜馬拉雅山區勢力最強的國家，同時也對其四周鄰國構成威脅，尤其是中國西藏地區。只是廓爾喀向外擴張的企圖，很快地便遭到清廷的打擊，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的第二次廓爾喀之役，清廷藉此建立與廓爾喀的朝貢關係，中國與廓爾喀至此成為宗主國（Suzerainty state）與屬國（Vassal state）的關係。現今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清代文獻檔案即存有當時廓爾喀國王所上呈之稟文數件，足以證明當時中國與廓爾喀的密切關係。

披楞，據清史學者馮明珠的研究，就是印度，即英屬印度政府；筆者近日於故宮院藏清代文獻檔案中又發現當時披楞呈給清廷的尼泊爾文稟帖一件（圖二）、漢譯文稟帖三件（圖三），由於當時披楞並非清廷的藩屬，使得上述文件有其特殊性，就是稟文末的「自噶里噶達具稟」數字，噶里

噶達為現今加爾各答之古地名，而加爾各答位於印度孟加拉地區，如此可證披楞即印度。在廓爾喀族建國之前，英國已將印度納為殖民地，並且積極北進，企圖尋求直接與西藏貿易的路線。當時英屬印度政府曾派使者至後藏札什倫布（班禪駐錫地）與六輩班禪額爾德尼接觸，甚至論及通商；只是此計劃在廓爾喀之役後，因為清廷封閉西藏、嚴格限制其對外貿易而告中斷，迫使英國人不得不尋求其他的通商管道。英國在堅持北進的政策下，喜馬拉雅諸山國，如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與布魯克巴（不丹）等都成為其攫取的目標，尤其是掌握入藏管道的尼泊爾地區，更是英國人垂涎已久的獵物。

十九世紀初，喜馬拉雅山區諸國實力最強的廓爾喀族遇上已在印度站穩腳步，並積極北進的英國人，為了爭奪勢力範圍與商業利益，兩股勢力在中國西藏境外一觸即發，致使衝突接連不斷地發生。對於此次廓爾喀衝突，身為宗主國的清廷原本負有保護

披楞部長格臥爾奈爾達(爾奈哩具稟

駐藏喜大人臺前請安前次

大人們所給野薩噶扎薩野已撤諭我亦看見

心中很為喜歡想我們從前深受

天朝重恩今替

大皇帝辦事之

大人們賞來撤諭我甚為歡喜我原來心想常

時與

大人們字樣來往今因事蒙

賞發撤諭前來我們心中很為感激具此回稟

從前我們曾與達賴喇嘛寄過信字那時我們

披楞與廓爾喀正在爭鬥諒蒙知道今我兩家

和好息戰不但與我兩家有益而各處部落均

得安寧放心從此我們兩家更加和好今我們

接到

大人們撤諭緣知道

大人們不知我們披楞與廓爾喀打仗係何事

件是以我具稟前來廓爾喀曾已數年惹我們

披楞我們披楞係好生之人以好意並未理會

廓爾喀我們心想原要與廓爾喀同到西下界

址理論將所爭地方是否歸于誰家所管是以

我們兩家各差人到所爭的地方察詢實係我

們披楞所管的地方我們兩家原說此地係誰

家管的就歸誰家管理乃廓爾喀不依所說話

- 圖三 右：嘉慶二十一年八月，欽差大臣賽沖阿與駐藏大臣喜明諭披楞頭人檄，檄文內稱：「爾披楞與廓爾喀和好息爭，各守邊界，永遠和睦，實係爾等生民之福。」軍機處檔035508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右中：嘉慶二十一年八月，欽差大臣賽沖阿與駐藏大臣喜明覆諭披楞頭人檄，檄文內稱：「爾披楞恭順，本將軍已轉奏大皇帝，天朝深為嘉悅，今賞給繡花蟒袍……。」軍機處檔035513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左中：嘉慶二十一年，欽差大臣賽沖阿與駐藏大臣喜明諭廓爾喀王初次檄，檄文陳述已將廓爾喀王認罪祈宥表文遞陳清廷，以及交辦廓爾喀進貢事。軍機處檔035516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左：嘉慶二十一年，欽差大臣賽沖阿與駐藏大臣喜明諭廓爾喀王二次檄，檄文陳述披楞與廓爾喀和議已成，信使往來實廓爾喀保土安民之良策云云。軍機處檔035517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藩屬國的義務，但是清廷卻始終抱著觀望態度，認為是廓爾喀之「家事」，「天朝豈能過問」；直到後來由於廓爾喀的求援，同時也為確保西藏的安全，才使得清廷不得不介入廓印衝突。現今故宮院藏清代文獻檔案即存有當時從嘉慶十九至廿一年間（二八一四～一八一六）廓印衝突的相關文件，包括駐藏大臣喜明與欽差大臣賽沖阿的奏摺、欽差大臣諭令廓印雙方停戰的檄文（圖三）、廓爾喀王與披楞部長的稟文等，（圖二四）其中對當時駐藏大臣監視雙方構兵情形、清廷的應變與處置、以及調查雙方交戰原因皆有詳細具體的描述。本文試圖從清廷與藩屬的關係，與其馭邊政策兩方面，藉以了解清廷處理廓印衝突的始末。

天朝於邊外部落彼此相爭， 從無發兵偏助一國之事

廓印衝突起因於劃界糾紛，雙方為此爭戰數年，嘉慶初年清廷已時有所聞，只是戰事始終對廓爾喀不利，

語前來侵佔我們無奈只得派兵前去把守隨
便徵收該處錢糧又咐諭該處兵丁等若有廓
爾喀之人即行逐出該兵丁等到彼將廓爾喀
之人逐出後來廓爾喀帶領甚多兵丁於夜間
偷踏我們之營將我們多半兵丁殺死並傷的
人很多又將我們帶兵頭人被他捉去磋磨治
死其餘兵丁退回本寨這樣喪盡天良遺蹟我
們我們面上羞愧總派兵前去報仇總與他打
仗因一蒙

蒼天佑二來我們有理三仗我們兵勇武藝故此
得勝因我們兩家從前並無挾仇之事是以廓
爾喀要與我們講和我們總與他說和我們看

廓爾喀說和話語很好我心裡喜歡又念日後
西相和睦方與他講和了從此我們披楞復與
廓爾喀更加相好我們心想廓爾喀同我們兩
家將從前仇恨丟開總要一心和好總與兩家
有益恐日後反悔是以兩家言明廓爾喀派一
人前來在我們披楞地方居住我們派一人到
廓爾喀地方居住以爲兩家和好常通信息之
意祈

大人們細查我們披楞並不是爲非作歹妄想
人家地方各守各界和睦鄰封想來廓爾喀係
與內地並甲噶爾適中之山地居住我們原無
到他地方之意我們乃係誠心恭順

天朝之人常時賞我們撤諭前來俾得我們心中喜
歡爲此七月初五日自噶哩噶達具稟

圖一 a 軍機處檔三五一四號 譯漢披楞部長來稟

因此廓爾喀國王雖屢次向清廷求援，
但清廷以其爲廓爾喀之「家事」，因
而認爲「不必過問」。嘉慶十九年七
月廓爾喀國王再次向清廷求援，此件
稟文特殊之處在於廓爾喀國王以披楞
欲越境侵佔唐古忒（即西藏）爲藉
口，企圖以西藏安全爲威脅，希望藉
此能得到清廷在經濟、軍事上的支
援。（宮中檔第四〇四〇二六一九七號）但是
經過駐藏大臣瑚圖禮查證後，隨即以
「披楞在廓爾喀西南，與唐古忒不通聞
問，素無仇隙，豈有越境遠來與唐古
忒構衅之理？自緣廓爾喀與披楞連年
爭鬥，求助天朝，屢干駁飭，是以妄
言聳聽，希圖賞賜金銀，遂其私願，
所言實不可信」予以駁斥。（宮中檔第四
〇四〇二六六〇六號）這一年十一月，駐
藏大臣又據邊界營官回報披楞軍隊幾
已兵臨廓爾喀首都陽布（加德滿都）
城下，「所有陽布東西邊界俱與披
楞打仗，披楞將廓爾喀地方略為佔
去……廓爾喀頭目人等被披楞等處
之人殺戮甚眾，且稱木貫布地方相
距陽布僅止二日程，恐廓爾喀人等



圖四 右：嘉慶二十一年五月，廓爾喀王稟欽差
大臣賽冲阿等爲飭令披楞退守邊界
事，此摺爲漢譯文。軍機處檔048359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中：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廓爾喀王表
文，表文陳述廓爾喀領土被披楞佔
去情形，此摺爲漢譯文。軍機處檔
035518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中：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廓爾喀王初次
稟，稟文陳述廓爾喀再請清廷保
護，以及呈稱因瘟疫而使製辦貢物
不易，爲漢譯文。軍機處檔035519
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廓爾喀王二次
稟，稟文陳述西藏與廓爾喀兩處百姓
安靜必得仰仗清廷，請清廷勿讓披楞
在西藏與廓爾喀居住等事，此摺爲漢
譯文。軍機處檔035520號，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

情急竄入邊界亦未可定」，但嘉慶皇帝仍諭令「嚴防邊界為正辦，但須訓練勁兵，勿入竄入為要」，明白點出清廷所在乎的並非廓爾喀的勝負，而是西藏的安危。（宮中檔第四〇四〇一六八八五號）

嘉慶十九年底的一場大戰，廓印雙方皆因人員物資損失慘重而暫時休兵，根據當時西藏邊界管官描述廓披雙方的對峙情形：「廓爾喀管兵頭目熱拉孜薩達爾所帶之兵都被披楞的人殺了，廓爾喀也將披楞的人殺了兩百多。木貫布地方即係樹林，披楞的兵騎馬的多，不好打仗，退了兩天路在亨底地方紮營；廓爾喀的兵在木貫布山上樹林內紮營，如今兩家沒有打仗。」與此同時，駐藏大臣、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則接獲廓爾喀國王具稟，說明其與披楞打仗，兵員雖多但口糧不足，分別向清廷與西藏地方懇求賞給金銀，使「我國兵自亦好出力」。但駐藏大臣喜明仍遵前諭予以嚴詞駁斥，並嚴飭邊界管官「不動聲色，密為防範」。（宮中檔第

四〇四〇一七四三號）

上述清代文獻檔案顯示清廷對於廓印衝突的態度始終堅持「天朝於邊外部落彼此相爭，從無發兵偏助一國之事」的態度，那究竟是何事致使清廷不得不干涉此事？故宮院藏清代文獻檔案雖缺少相關文件，但《清實錄》與《嘉慶朝上諭檔》恰巧補其不足。嘉慶廿一年（一八一六）正月，廓爾喀國王來稟，稱「差人與披楞講和，披楞令將唐古忒路徑並走哲孟雄山路讓出即與和好，伊設誠披楞即不容與天朝進貢，尚求漢番官兵分駐邊界，以作聲勢」等語，以脫離藩屬關係再次要脅清廷出兵援助。此語一出立即挑動清廷的敏感神經，針對廓爾喀宣布不再「納貢」的警告，清廷一面命令喜明檄諭廓爾喀國王，警告該國：「久經投誠，即為天朝臣僕，如屆期不行進貢，即屬背叛。……爾國與披楞或和或戰，即或竟投誠披楞，天朝總置不問，但屆至貢期仍當按例進貢；倘至期不來，即當奏聞大皇帝發兵進剿，彼時爾國追悔何及。」同時又任

命四川將軍賽沖阿為欽差大臣，帶兵前赴西藏察看情形。

莽撞的欽差大臣賽沖阿

賽沖阿曾於乾隆五十七年隨同福康安前往勦辦廓爾喀，對喜馬拉雅山區甚為熟悉，成為此次欽差大臣的最佳人選。嘉慶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就在賽沖阿臨行前，清廷指示其「會同喜明等相機妥辦，如果廓爾喀有擾及唐古忒邊界者，即督率官兵痛加勦殺，以振邊威；若兩國安靜，邊境寧謐，賽沖阿不可輕啟兵端。」但為怕廓爾喀知賽沖阿帶兵赴藏後又來請助，因此三月清廷命令賽沖阿秘密行事：「勿令彼知汝在藏，方妥。」

廓爾喀與披楞兩方軍隊直到嘉慶廿一年初仍有零星交戰，但就在賽沖阿到藏前，雙方由於戰場天氣炎熱，瘴疾橫行，故已停戰撤兵，兩方也因此有意談和。廓爾喀於四月時已派使者前往披楞談和，戰事發展至此，和談似乎已成局。

出乎清廷意料之外，嘉慶廿一年

五月欽差大臣賽沖阿到藏後，不但不遵上諭秘密行事，反而與駐藏大臣喜明、珂實克聯名發出檄文，除責問廓爾喀與披楞兩國交戰原因，尤其追究廓爾喀之前稱披楞命令其「讓路阻貢」等狂悖之語，是從何而出；並威脅若查明此語為廓爾喀所捏造，則將派大軍直搗陽布，其中警告廓爾喀遣表納貢認罪之意不言而喻。賽沖阿的魯莽行動雖然立刻受到清廷責備，指其

「有好大喜功之意，妄思構衅邀功而於查邊外夷情不能慎密持重，遽馳二檄辦理實形輕率」，並「拔去雙眼花翎，降為二品頂戴。」（軍機處檔第〇四八三三三號）然而，賽沖阿的檄文一如清廷早先所料已使廓爾喀有機可趁，廓爾喀國王在覆稟稱「自我王投誠以來，遇有別處欺凌是要稟明的，如以後遇有事件務懇將軍大人施恩代奏，以免別人欺凌。」（軍機處檔第〇三五五二九號）如此使清廷原本堅持的「緊守邊界，兩不相幫」的立場已全然盡失。所幸不久探得廓爾喀與披楞已互派使者議和，隨後又接披楞部長覆稟，稱

「我們兩家並無挾仇之事，是以廓爾喀要與我們講和，我們才與他說和，我們看廓爾喀說和話很好，我心裡喜歡，又念日後兩相和睦，方與他講和了，從此我們披楞與廓爾喀更加相好」等語。（軍機處檔第〇三五五二四號）如此才使清廷不致首鼠兩端，進退無據，而顧全天朝體面。

清廷的馭藩與馭邊

清廷一向以天朝自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因此在閉關自守政策之下，藩屬國對清廷的「奉表納貢」，成為清代處理對外關係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然而，相對於藩屬國的「奉表納貢」，身為宗主國的清廷就有保護、冊封與賞賜屬國的義務。廓爾喀是於乾隆晚年成為清廷的藩屬國，此次廓爾喀與披楞之間的邊界衝突，廓爾喀國王一再地向其宗主國清廷求援，怎料清廷始終袖手旁觀，甚至加強邊界警戒，不讓廓爾喀人越境。為何如此？筆者試著以

下列兩個方向來作思考：

一、前車之鑑，避免重蹈覆轍。

清乾隆末年，安南陷於內亂，廣南阮氏興起將安南各勢力逐個擊破，迫使王嗣出奔投靠清廷，籲請援助。當時乾隆皇帝念原安南國王黎氏久列藩封，臣服中國甚為恭順，今即遭變故，強臣篡竊，為使黎氏國祚得以重延，於是用兵安南，興滅繼絕。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十一月，兩廣總督孫士毅率兵克復黎城，廣南阮氏敗走，乾隆皇帝命王嗣黎維祜承襲國王，豈料黎氏不思振作，加上當時孫士毅輕敵，後來為敵所乘而致大敗。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四月乾隆皇帝曾在其《御製安南記事文》寫道「自咎予之未能體皇祖訓戒之在茲」，並認為「是役也，官軍裹糧以進，設臺以運，不資安南一草一木，而安南荒亂之餘，亦不能供軍儲也。官軍纔萬餘，而臺站運糧之夫，將用至十餘萬，則勞內地矣。因護外小邦，為之掃穴執醜，而勞內地，是大不可也。」這是乾隆皇帝的自我檢討，也藉此訓



圖五 清松筠《西藏圖說》之「總圖」

- 1、此圖是清駐藏大臣松筠巡閱邊塞之作，圖中對西藏邊外之國家與部落記載極詳。
- 2、下列為圖中重要地名古今對照：
 陽布—加德滿都 (Kathmandu)
 哲孟雄—錫金 (Sikkim)
 噶里噶達—加爾各答 (Calcutta)
 甲噶爾—阿咱喇—孟加拉 (Bengal)
 布魯克巴—布丹 (Bhutan)
- 3、本圖為馮明珠根據清松筠《西藏圖說》摹繪，取自其專著《近代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從廓爾喀之役到華盛頓會議》。

誠後人，即派兵援助邊外藩屬，乃勞民傷財之舉，不可為也。

有此前車之鑑，因此後來清廷對於嘉慶年間的廓印衝突，理所當然覺得這是廓爾喀之「家事」，對於廓爾喀求援，不但認為其「自取敗衅」而予以拒絕，甚至加以駁斥。

二、當時清廷認為披楞只是蕞爾小邦，不足為慮。

關於披楞，清乾隆晚年曾任駐藏大臣的松筠所著《西藏圖說》之總圖中有其首都噶里噶達的地理位置（圖五）。此外，從清代文獻檔案中，當時清廷只知披楞位於廓爾喀西南；甚至嘉慶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皇帝的上諭中，更以輕蔑的口氣言道：「若係唐古忒邊界，自有大兵鎮守，披楞斷不敢窺伺；倘敢侵汲邊界，立即勦殺，諒披楞么麼小國，何能為患。」不但說明清廷對西藏境外情勢所知極少，甚至可說當時清廷根本不知英國在印度已有根據地，而且其勢力正朝北方向西藏推進中。對清廷而言，廓爾喀與披楞衝突，就如《清實錄》中所

載，相當於同為天朝屬國的緬甸與暹羅國，從前兩國互有爭戰，清廷始終兩不相幫。因此清廷就在對披楞認識不足的情形下，選擇了對邊外藩屬求援不相聞問的政策。

結語

廓爾喀與披楞的衝突，就在雙方訂立互派使者常駐，互通信息的和議下而告終。嘉慶二十一年七月軍機檔載，披楞部長格臥爾奈爾遮爾奈哩具稟云：「我們今後當與廓爾喀和好息戰」。（軍機處檔摺件第〇三五二五號）回顧清廷對此次廓印衝突的反應與處理態度，顯示出清代對於要求藩屬國「奉表納貢」與西藏邊界安全的重視。上述提及天朝與藩屬之間的關係，可說是當時清廷對外關係的全部，因此身為天朝的清廷，怎能容許既已投誠納貢的廓爾喀改投他人？此外清廷後來之所以派兵前赴西藏，只因西藏為祖宗戡定之地，且當地僧俗歸化已有百年，不論廓爾喀或披楞侵擾藏界，清廷豈可置之不問，必須聲罪致討，以

保護藏地。然而就在閉關自守的政策與資訊不通的情形下，清廷的袖手旁觀卻變相地鼓勵英國人在印度的北進政策，不但導致喜馬拉雅山區諸國，如廓爾喀、哲孟雄與布魯克巴於十八世紀中葉相繼淪陷，連帶也使西藏西南的門戶大開，如此後果則是清廷當初所始料未及的。

參考書目

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嘉慶朝軍機處檔摺件」。
2.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三～一九九五年。
3. 《嘉慶朝上諭檔》，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4. 清仁宗敕撰，《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市：華聯出版社，一九六四年。
5. 清宣宗敕撰，《清仁宗睿皇帝實錄》，臺北市：華聯出版社，一九六四年。
6.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二年。
7. 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從廓爾喀之役到華盛頓會議》，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六年。
8. 李光濤，《記乾隆年平定安南之役》，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七六年。